

失馬與得馬

南方壺

塞翁失馬這句成語大家都知道，並常用來安慰人。

塞乃指長城。北方有個老翁馬走丟了，鄰居安慰他。他若無其事的說“這可能是福氣呢！”幾天後他的馬帶著一匹駿馬回來，鄰居恭喜他。他說“這可能是禍呢！”他兒子高興地騎著這匹好馬到處跑。樂極生悲，從馬上摔下斷了腿，鄰居再度安慰他。他仍是說“這可能是福氣呢！”其後由於胡人入侵，年輕人都被官方徵召去從軍，他兒子因腿斷而免役。古來征戰幾人回？從軍者多半戰死沙場，鄰人個個家庭破碎。而他們父子却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。

所以，失馬與得馬，不到最後，根本不知何者為福，何者為禍。宋朝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先是說古人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。由此引出他所推崇的古人之“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”。即使不必如此憂國憂民地以天下事為己任，而不在乎個人榮辱，但世事禍福難料，的確不必為一時的順利而喜，也不必為一時的不順而悲。你永遠不知失馬與得馬，到後來何者才是好的。

美國的艾爾高爾(Al Gore)，2000年總統大選，在計票爭議中，敗給了喬治布希(George W. Bush)，之後投身環保志業，這是他自大學時代起就關心的議題。他所主演並參與製

心在南方

作的記錄片“不願面對的真相”(An Inconvenient Truth)，叫好又叫座，在 2007 年 2 月底的奧斯卡頒獎典禮中，大放異彩，獲得最佳記錄片獎。美國歷來是有幾位演員從政，如曾任總統的雷根(Ronald Reagan, 1911-2004)；著名的演員及導演克林伊斯威特(Clint Eastwood)，曾任加州卡梅爾(Carmel)鎮的鎮長。他是演員從政又回到演藝界；現任加州州長的阿諾史瓦辛格(Arnold Schwarzenegger)等。但政壇裡，以曾任副總統之尊，又差點當上總統，而成為好萊塢明星，不但是空前，很可能也是絕後。跟他當年的對手布希相比，布希雖幸運的當上總統，但民調愈來愈低，望之不似人君，連他的英文都常被拿來取笑。今年時代(Time)雜誌，依例選出的年度世界百大影響人物(見 May 14, 2007 那期)，高爾列名其中，在五大類中，被分在科學家及思想家(Scientists & Thinkers)類中。我國旅美棒球好手王建民，列在英雄及開拓者(Heros & Pioneers)類中。布希則不在百大中。世界最強國家的總統，影響力居然不夠大？高爾因致力於環保，進而拍片有成，出席各種演講及頒獎的場合，常風靡全場，由於對環保的貢獻，他還獲得今年諾貝爾和平獎的提名，可說備極尊榮。若當上美國總統，他所能獲得之聲望恐不及於此。真是塞翁失馬，焉知非福。

演而優則仕？

在奧斯卡頒獎典禮上，李奧納多狄卡皮歐(Leonardo DiCaprio)提問今晚是否有重大宣佈時，高爾認真地從口袋拿出聲明稿，現場音樂適時響起，兩人下台，全場大樂。李奧

心在南方

納多近兩年除了拍戲之外，其他時間幾乎都投入環保工作。關於高爾是否參加 2008 年美國總統大選的傳聞一直不斷。最近一期時代雜誌(May 28, 2007 那期)，以高爾為封面，標題是“高爾的最後誘惑”(The Last Temptation of Al Gore)，對於一再被要求表態，高爾的回答留下很大想像空間：

我對政治已經沒有興趣，雖然我還沒有完全排除可能性，但是我認為不可能發生。

他的妻子雖樂見先生脫離三十年來的政治生涯，但還是說：

假如感覺來了，而且非他不可，當然我也會跟隨他。

感覺來了？奧斯卡，諾貝爾的榮耀似乎仍不夠，是否要最後一次挑戰人生的夢想？這就是高爾的最後誘惑。高爾說：

你永遠都得煩惱，不知道什麼時候癮又犯了。

曾在英國首相托尼布萊爾(Tony Blair)內閣擔任過教育大臣，內政大臣，及工作暨退休大臣的盲眼國會議員大衛布蘭基特(David Blunkett)，在他的“布蘭基特錄音帶”日誌中，說明他何以一再投身政海：

這種情形有點像吸毒。你聽到的總是說我為了實踐理想才從政，事實上是欲罷不能。

他還透露，過去他經常待在辦公室工作直到凌晨四，五點。雖戮力為公。但英國很多老政客們，回顧過去的政治生涯時，

心在南方

總發現：

自己的生命中沒有什麼好時光。

若藉著奧斯卡的光環成功地重回政壇，會不會仍有這麼好的名聲？這就很難預料了。塞翁得馬，焉知非禍。不知高爾是否抗拒的了總統大位的誘惑。

用機率來解釋。機率裡有事先機率及事後機率。在諸多選擇裡，依過去經驗或資料，你對它們有個排序，這些選擇導至成功的機率有大有小。你自然偏愛機率大者。但你不見得能得到最想要的。就算得到你最想要的，是否保證將來的成功？你知道未必。往者已矣，來者可追。不需抱怨，或過度喜悅。如今就是根據你所得的(新條件)，設法使成功機率最大。以大學志願的選擇為例。考前當然要好好準備，因分數愈高，愈有選擇權。等拿到成績單，只能依這個分數排定志願。排序的原理，當然依各校“好壞”。而這好壞，可能很客觀，可能很主觀，判斷也可能有誤。但不論進入那一學校的那一學系就讀，就忘掉當初那些志願的事。你仍是原來的你，學系可能有好有壞，但你並未因入學考的考高或考低，幾分之差而改變。如何讓你自己的能力，在這個就讀的學系中，得到最大的發揮，才是最重要的。至於讀那一系，倒沒那麼了不起的差別。高興一天就夠，傷心兩天足矣。如此失馬時不憂心忡忡，得馬時亦不樂而忘形。這就是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

不必回頭，讓過去就成為歷史。歷史並非不重要，若不

心在南方

以史為鑑，便會一再重蹈覆策，一再懊惱過去。將擁有的籌碼握在手上，然後極力望向眼前，尋找未來最佳的一條路。
(96.05.26)